



27.69.3
5
2.12

三

特別
^21
2772
3



門 八 21
號 2772
卷 3

飛龍傳

第八回

算油柳苗訓雷嗣

詩曰

伍員吹簫亦

昔賢曾混跡

落月搖鄉樹

誅茅三徑在

又曰

臂上黑彫弧

我棗樹鄭恩救駕

韓信垂釣臺

之子亦多才

清淮上酒盃

高詠日悠哉

腰間金僕娃

飛龍傳

第八回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晴

突騎五花馬

射殺于年狐

右錄竹垞古體

話說鄭恩不見了椰子。正在店中使性。只見那邊來了一位先生。口中喝道相面。貧道乃天下聞名的苗光義。得授異人傳受。能知禍福窮通。如有要觀尊相的前來會我。一經相斷。無有不準。說着就望店中走進。看見鄭恩在那里喧鬧。把他上下一看。心下早已了然。暗自忖道。原來是黑虎星官流落在此。待我指點他前程。勿使錯誤。遂叫一聲。黑臉的朋友。爲着什麼事情。在此爭鬧。鄭恩回頭一看。看是個算命先生。

沒好氣的一聲喝道。你是去算你的命。管什麼閑事。苗光義道。朋友。你莫要使性。或者失了什麼財帛。說與我知。我與你推算一翻。自然曉得。鄭恩聽言說道。失了什麼財帛。只爲不見了一個賣油的椰子。樂子在此氣鬧。光義道。原來如此。你且報個時辰來。我與你算。鄭恩遂報了個戌時。光義屈相尋文。算了一回道。戌者狗也。五行屬土。那油椰是本刻成的。以木尅土。這椰子不是土掩。必定被看家黃犬啣去。你且在狗窠里去尋。包管尋着。鄭恩聞言。扯了店家一同來到狗窠邊一看。只見這椰子果然橫着在窠里。鄭恩

拿了出來。歡天喜地道：果然好個口靈的先生。樂子生長多年，從來沒有看見。你替樂子相一相面看看。後來的造化，可是好麼？苗光義道：你既要相面，可跟我出城，細細說與你知道。鄭恩聽罷，挑了油担，跟着光義，離了店家，出平定州面來。正是：

喜他推算如影響。

便要搜尋指後來。

二人行數多時，到了平原曠野之處。鄭恩把油担放下，說道：口靈的先生，如今已出了城了。你可替樂子相一相。樂子必然謝你。光義道：相面不難，先問尊姓大名。何處人氏？貧道然後送相，不取酬儀。鄭恩道：樂

子是山西喬山縣人氏，姓鄭名恩，號叫子明。苗光義道：子明兄，我看你尊相，目今尚平平，待過幾年，交了鴻運，然後時來福至，建立功名。他日玉帶垂腰，身居王位，其福不可限量。我有个柬帖兒在此，遷有八个銅錢交付與你，你可緊緊收藏，萬勿遺失。從今爲始，每日生意，切不可往別處畱連，只在銷金橋左右而行，謹記九月重陽，好去勤王救駕。若遇了紅面英雄，便是真主。你的功名，就在這人身上，可把這錢與柬帖交與此人。我有幾句要言，你可牢記。

黃土坡前結義。

下山虎保雙龍。

太鈴離合有定。

若問先生名姓。

今朝在此分手。

悲歡情意無窮。

光義苗姓真宗。

潭州聚義相逢。

光義說罷。拱手徬徨而去。鄭恩聽了這一席話。欲待不信。這賣油梆子現在是他捏算出來的。似乎有根有據。怎麼不信。欲待信他。一時那得玉帶垂腰。高封王位。想了一回。忽然道也罷。我如今且去賣油。到那重陽日。再作商量。遂又把油担挑了就走。往各處去賣。不覺過了二十餘日。這一日正遇了重陽日。鄭恩出來生意。却從銷金桥過。只見橋上稅棚拆倒。那些

戥子夾剪算盤等物。擄在橋傍。抽稅的人。一個不見。原來這些衆人。平日見了鄭恩。都是懼怕。非惟不敢與他要稅。反把好酒好肉。常常請他。倘有一毫待慢之處。便要吃他囉唆。所以董達自己。也不好奈何他。當時鄭恩上得橋來。看見人影全無。恐怕沒有酒吃。心下早有幾分不快。口內訥訥的罵道。這些驢騾人的。怎麼一個也不見。想是撞着了吃生米飯的。將他的道路壞了。故此這樣光景。我且休要管他。且把這些物件。拿去換些酒呷。也是好的。只當是天公報應罷了。遂卽放下油担。將算盤戥剪等物。拾將起來。夾

在腰間挑了担子。下橋而走。來至一座酒店。進內叫道。掌櫃的。樂子有幾件東西在此。與你換幾壺酒來。呷呷。店家聽言。把眼一看。說聲阿啣我的黑爺。你又來惹禍了。這是稅棚裏的東西。董大爺因此在那里。費氣。誰敢收他的物件。你若沒有錢時。且吃了去。改日有錢。然後還我。倒可使得。那店家說罷。遂把酒食送與鄭恩。鄭恩也不推辭。將酒食暢吃了一回。捋撒肚子。將身立起。說道。掌櫃的。你且記着个日子。改日樂子有了錢。好來還你。店家道。今日是九月重陽。你只要記得明白。就是了。鄭恩聽了日期。猛可的想起。

苗光義的言語。道他叫我九月重陽節等候救駕。如今駕在那里。看起來。多是說謊。莫要信他。把油担挑在肩頭。又將算盤戩剪等物。依舊夾在腰間。出了店門。順着河沿。向南而走。忽然想道。樂子油已賣完。只這兩隻油簍。用了多時。里面積下許多泥垢。今日空閑在此。何不把他洗洗。也得干淨些。遂把担子歇下。解落繩兒。將算盤戩剪等物捆縛好。也放在岸旁。然後將兩隻油簍。浸在水中。灣着腰兒。掇來掇去。只在水面上浮掇。掇了半日。並無一些水兒洩進。鄭恩心中十分急燥。狠命的用力往下一按。誰想用力太猛。

威得水勢望上一攻。把那油簍歪在一傍。順着水性。如風帆的一般。竟往正南上淌去了。鄭恩只急得拍手躑脚。無法奈何。只得脫下衣服。鞋襪放在河灘。跳下水來。也不顧自己的物件。也不管拾來的東西。赴在水面。望着正南上。喊叫追趕。指望撈着了油簍。方纔罷休。正是。

搆難無由遇。

盤相在水央。

皇天能曲誘。

借此往南方。

按下鄭恩追趕油簍不題。却說董達領着手下家丁。把匡亂誘進了九曲十八灣中。內中有兩個好漢。哥

哥叫做魏青。兄弟名喚魏明。他弟兄兩個力氣驍勇。武藝高強。手下叙集得五六百嘍囉。虎踞着這座山頭。打家劫舍。放火殺人。真的無所不爲。官兵莫能勦除。因此董達與他結爲兄弟。彼此濟惡。聲勢相依。當日董達飛奔的進了山口。早逢着了尋山嘍卒。叫他報知了這個消息。二魏聽報。卽忙點起嘍囉。各騎了馬。都拿兵器。一齊迎下山來。却好遇着。卽便放過了董達。阻住山邊。等待廝殺。那匡亂正趕之間。猛聽得。一捧囉聲。山凹裏冲出兩個強人。領了無數嘍囉。搖旗呐喊。奔上前來。把匡亂團團圍住。狠攻惡戰。那董

達復又取了兵器也來助戰這一場相殺真个龍爭虎鬪十分利害但見

征烟遶嶺殺氣漫山。戰鼓聲喧。誤聽雷霆空谷。振鎗刀光閃。錯觀霜電額頭飛。天庭帝子似遊龍。怒冲冲浩氣凌雲。直教斗牛墜半壁。草莽山王如哮虎。惡狠狠神威貫日。勢必江漢阻長流。鸞帶縱橫。結就虹霓佈舞。戈矛指點。裁成荆棘交加。正是強爭惡戰勢難休。崙待英雄來救護。匡胤雖然勇猛。棍棒精通。怎奈起初追趕。已是步行疲乏。今又遇了生方人馬。戰鼓多時。極力維持。終難

取勝。一時急躁。狼命相拚。怒氣一昇。早把泥丸宮掙開。現出這條鬚火龍。起在空中。張牙舞爪。正是。

龍游淺水遭鰓笑。

虎落平陽被犬欺。

當下匡胤被衆人圍住。廝殺不覺驚動了護駕神祇。在着空中十分慌亂。四下觀望。尋取救駕之人。止見那邊黑虎星官。在於河中趕撈油篋。卽忙大聲叫道。鄭子明。你此時不來救駕。等待何時。鄭恩正在水中。猛聽得有人叫他。舉首一看。四下無人。心中不信。罵一聲。駭毳人的。誰敢來將虎鬚戲着樂子。一面口內叫罵。一面順着性兒。赴水追趕。那神祇急了。只得又

叫一聲道。黑娃子。快去救駕。不可遲延。鄭恩復又聽得有人叫他的乳名。正要發作。驀地裏聽得喊殺之聲。擡頭一看。只見正南上烟塵抖起。殺霧遮天。那半空中現出一條赤龍。隨雲伸展。鄭恩在水中見了。暗自忖道。樂子常聽人說真龍出現。定是真命天子。想來此人。必竟就是聖駕。樂子的造化。穩穩的了。這油篋事小。救駕事大。待樂子走上前去。便見明白。遂卽撇了油篋。趕至河灘。走上岸來。赤着身子。往正南而行。一路上復又想到。那相面的口靈先生。叫我重陽時節救駕。今日正是九月九日。却遇這真龍出現。憑

殷奏巧。他的說話。豈不句句多應了。但樂子此去。果遇真主。就與他八拜爲交。結个患難相扶的朋友。博得日後封个親王。鉄券。却不是好。只是吃虧了樂子手中。沒有甚麼兵器。怎好上前去冲鋒。廝殺。正在兩難之際。抬頭看見。那路傍種着有數十株棗樹。大小不均。叢叢茂密。心下歡喜道。有了有了。這酸棗樹倒也沉重。何不拔他一株。當當兵器。強似精着拳頭。抵當不便。連忙走至跟前。逐株相了一遭。只揀大大的。一株。走近數步。探着身子。將兩手擒住了樹身。把兩腿一登。身體望後。用力一擡。只聽得烘的一聲响處。

早把那株大樹連根帶土拔了起來。遂又磕去了泥根。扯弔了枝葉。約有百餘斤沉重。橫擔肩頭。只望那塵起處奔走。看看走進了九曲十八灣。只見那邊有許多人馬打塊兒。吶喊廝殺。鄭恩便大吼一聲道。駢毬入的快快閃開。讓樂子來救駕哩。只這一聲好似舌尖上起個霹靂。牙縫裏放出春雷。

鄭恩這一聲大吼。把衆人嚇得大驚不止。却有董達手下的家人回頭一看道。這是慣賣香油。不交稅銀的鄭傑子。俺們常常請他吃酒吃肉。有往無來的硬漢。想必今日前來與我們出力。報答我們平日間的

好處哩。遂齊聲高叫道。鄭哥。你是好漢子。可往這裏。不幫助我們。你若拿得住這漏稅的紅臉賊。便算你頭功。不但日日相請你酒肉如心。我們還要稟明俺大爺。把這銷金橋的稅銀。每年分送你一股。決不虧的。鄭恩聽着紅臉兩字。心下更加歡喜。暗暗喝采道。好一個口靈的苗先生。真的陰陽有准。算得不差。這里面果有紅臉的人。諒來真是聖駕了。樂子不可當面錯過。遂叫聲駢毬人的。樂子要來勤王救駕。博這一條玉帶的。怎肯希罕那些臭物。幫助你們說罷。舉起了這株棗樹。大步冲將進去。不顧好友。望着賊兵

如耕田鋤地的。一般排頭兒亂築。那些賊兵雖衆。無奈這棗樹來得利害。不覺的擱着卽死。遇着卽亡。匡亂圍在裏面。見外邊有人接應。一時胆壯力添。也使動神煞棍棒。冲殺出來。二人內外夾攻。把那這些賊兵。三停之中。打死了二停。那魏青攻殺之間。當不得鄭恩這般神力。一時措手不及。承情了一棗樹。只打得腦漿迸裂。嗚呼哀哉。這魏明見哥哥已死。心下慌張。正待落荒而走。不道冤家路窄。性命該休。又被鄭恩趕上前來。竭力奉承了一棗樹。已打得筋斷骨折。伏惟尙饗。可憐二魏。平日千般兇惡。萬種強梁。今

日雙雙俱遭鄭恩之手。了命歸陰。正是

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

善惡必報。

遲速有期。

董達見魏氏弟兄已死。料不能勝。發喊一聲。脫身逃走了。正所謂多一日不生。少一日不死。董達不該死於此地。所以逃脫。那餘剩的大小賊兵。見主死亡。也各自要顧性命。一哄的四散而逃。走個罄盡。鄭恩既獲全勝。把這雌雄二目。望着匡亂一看。果是個紅臉大漢。滿心歡喜。肩着棗樹。大叫一聲道。樂子突來救駕。匡亂聞言。定睛一看。見他雖然粗魯。真是一條

好漢。但見他生得

相貌猙獰古怪。行如虎豹奔馳。過身上下黑如泥。濃眉分長短。神眼定雌雄。棗樹權為兵器。輪環運動威風。天生英傑佐明君。旗開俱得勝。馬到盡成功。

匡胤見他豪傑。心下先有幾分愛恤。暗暗想道。這黑大漢。與我素不相識。便肯赤身露體。拔刀相助。果是世上無雙。人間少有。但不知何處英雄。這般義氣。遂叫聲壯士。小弟得蒙相救。萍水情高。敢問尊姓大名。仙居何處。鄭恩把手亂搖道。且休講。且休講。樂子

救了半日。這肚子裏有些餓了。實是難當。且山去吃些東西。再講未遲。匡胤心中也是記掛柴榮。巴不得即刻會面。便說道。壯士說得有理。既然肚中餓了。且到黃土坡自當相待。說罷同了鄭恩。一齊舉步。出了山凹。看見外邊路上。來往有人。匡胤便問道。壯士你的衣服。在於何處。為甚露體而行。甚覺不雅。快去取來穿了。方好行路。鄭恩把嘴一努。道。樂子救駕的心急。故把渾身上下。的衣服。都落在水裏。流去了。止剩下一個收錢的油布兜肚。遮遮這話見罷了。還要尋他怎麼。匡胤道。早知如此。方才該把那打死的賊人

衣服剝下幾件穿穿也好。鄭恩道：「不要說了，快快走罷。」匡胤道：「這官塘大路來往人多，傍觀不雅，待小弟將這青袍權與壯士遮體罷了。」便把外面的這領青緞袍脫了下來，遞與鄭恩。鄭恩也不推辭，接過手來穿在身上，倒也可體。匡胤又把鸞帶與他腰中束了。鄭恩道：「樂子拴了帶兒，倒累你光着身子不成。」匡胤道：「不妨，小弟有帶在此。」說罷，把神煞棍棒迎風一抖，口念真言，頃刻變作金光鸞帶束在腰間。把個鄭恩喜得手舞足蹈，說道：「樂子生長多年，沒有見棍兒會變帶的，真是希奇寶貝，妙極妙極。」匡胤笑道：「壯士，你

出口成章，真乃文武全才。小弟委實心愛。鄭恩把小眼兒一挺道：「你休要取笑。樂子生來老實，不會粧頭做面，講那好看話頭。騙人歡喜的，我們只管走路，真是肚中餓得慌了，快着到黃土坡去吃飯要緊。」匡胤聽了，微笑點頭。二人帶說而行，來至黃土坡前，抬頭一看，止見這輪傘車，却不見那位盟友。匡胤心下大驚，把眼四下觀望，只因這一翻，有分叫荆棘叢中，豪俠頻添氣象，烟塵界裏，英雄偏長威儀。正是：

莫道他山無蘭蓀

須知萍水有桃園。

畢竟柴榮躲在何處，且看下回便知。

指算油押。輒獲故物。推尋命相。便許王侯。以微事決其行藏。將終身定其休咎。使之神驚心服。使你氣壯身先。此光義之所以範圍乎。鄭恩而鄭恩之所以承受乎。光義也。兵家伏奇制勝。奕家埋子救應。不外是也。

出門之後。已將救駕一事拋去。惱後矣。而偏有稅棚物件。引至酒家。一經記賬。點出重陽時節。何啻夢驚醉嚇。路斷峰蹤。得此糾廻。便非鵲突。匡胤見柴榮神現。便結金蘭。思日後踐位尊居。光耀朋比。鄭恩見匡胤龍騰。便思盟誓。博他年

親王鉄券。榮煥身家。雖立志俱係高大。然期許已定尊卑。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國家當傾覆之際。危而思奮。激勵人材之一策也。乃董家亦以酒肉分稅。激鄭恩。望其桀犬吠堯。助惡攻善。不意賊志張皇。竊行此道。可慨也夫。

在董家口中。則曰酒。曰肉。曰稅銀。蓋鄭重乎其詞。若有非此無以見情。非此無以動念。併有非此無以遂其生。滿其欲者。然自鄭恩答之。則曰臭物。嗟乎。臭物兩字。何等直截。何等痛快。不惟

將酒池肉也。稅銀也。而以臭物概其多。即將天下之富貴利達。怪吝貪戾之眾。亦可以臭物兩字一概抹殺矣。又何必昏夜乞憐。白日驕人哉。夫乃知英雄矢日不尚多言。畧一措詞。便爾談言微中。羞倒諸君。油布兜肚。不經鄭恩口中道出。閱者必將真認爲赤身裸體。一絲不纏之鄭恩矣。則光義所寄之物。歸藏何地。不幾疑其天上飛來。空中變出乎。自有此句一點。方稱毫無遺漏。脫節支離之病也。

飛龍傳

第九回

黃土坡義結芝蘭

獨龍庄計謀虎狼

詩曰

道古班荆勢尚疏。
儼如伐暴天心合。
遇變不驚俱是勇。
至今瞻仰音容下。

相投慕義意情孚。
無異除殘民命蘇。
逢餐必飽豈爲粗。
凜烈秋霜道不孤。

話說匡胤全了鄭恩。來至黃土坡前。止見傘車摺在一邊。却不見柴榮的形影。心下驚駭不止。卽忙叫了



飛龍全傳
數聲。只聽得坡子下有人答應道。賢弟。愚兄在此。匡
亂仔細一看。原來在那避風牆凹之內。席地而坐。赤
着上身。在那裏搜捉蛇蚤。當時見了匡亂。即將衣服
穿了。走至跟前。叫道。賢弟。盼望殺了愚兄。你去追趕
董達。勝負如何。匡亂道。不要說起。幾乎不能與兄長
相會。小弟追趕那厮。意欲當途剪滅。不料被他誘進
了九曲十八灣中。糾合山寇。阻住厮拚。一來賊人勢
衆。小弟勢孤。二來路徑不熟。戰場狹窄。相持多時。急
切不能取勝。正在危急。幸遇這位壯士。挺身前來。奮
勇冲破重圍。打死賊人無數。董達漏網而逃。小弟因

記掛仁兄。未曾追趕。只得全着這位壯士。回來得與
兄長相見。真萬千之幸也。柴榮聽了此言。心下一喜。
一喜。憂的恐怕董達從此逃去。懷恨於心。別生枝葉。
倘後孤身來往。保無暗設機關。難免性命之慮。喜的
匡亂得勝而回。克張銳氣。又得鄭恩爲伴。朝夕相從。
日後或有事端。亦可望其助益。當時往那匡亂背後
一看。見是一條黑漢。形相猙獰。容顏兇惡。肩土獸了
一根棗樹。強强的立在背後。屹然不動。心下畧有幾
分胆怯。開言問道。這壯士尊姓大名。府居何處。匡亂
道。小第一時倉悴。兀尙未知其詳。因思這位好漢。萍

水高情。義氣相尙。真是人間少有。世上無雙。小弟心實敬愛。意欲與他八拜爲交。做個異姓骨肉。患難相扶。不知兄長意下如何。柴榮大喜道。賢弟之言。深合吾意。但此處山地荒涼。人烟絕少。這些香燭牲禮之儀。一些全無。如何是好。鄭恩道。這有何難。那前面村鎮上。這些買賣店舖人家。樂子儘多。認得你們要買香燭福物。只消拿些銀子出來。待樂子去走一遭。包管件件都有。匡胤就在行囊取些碎銀。遞與鄭恩。鄭恩接在手中。卽時離了黃土坡。趕至村鎮之上。往那食店中買了一隻燒熟的肥大公雞。一個煮爛的

壯大猪首。一尾大熟魚。一坛美酒。又買了百十個上好精緻的饅饅。走到平日買油主顧人家。借了一隻布袋。把這些食物。一齊裝在袋裏。背上肩頭。一隻手抬了這坛美酒。望着舊路回來。剛走得幾步。只見路傍有一酒店。那門首擺着行竈鐵鍋。鍋內正在那裏氣漫漫。沸騰騰的。煮着牛肉。香風過處。觸着心懷。卽便走進店中。揀了四個大牛蹄。可的將餘下零銀交還了。叫店家把刀切碎。搽上些椒鹹。撩起這青袍兜子來裹了。揣在腰間。卽便揹上了袋。一手抬着酒。轉身就走。一路上便把這碎牛蹄。大把的抓着。往

口裏亂丟。也不便甚麼滋味。那管他生熟不勻。竟是
團團圖圖滾下了肚。未會走到坡前。四個牛蹄早已
歸結得干干淨淨。當時來至坡前。見了柴榮。匡胤。逆
忙把嘴指了。放下福物酒食。張着這血盆般那張大
口。嘻嘻笑道。快着快着。我們拜過了朋友。便好都來
受用。休叫福物沒了熱氣。匡胤道。壯士不須性急。我
們且把年齒一序。然後好拜。鄭恩聽言把嘴一哂。道
你們忒也噲蘇。有甚的年齒不年齒。只是胡亂兒拜
拜便罷。要是這樣。担擱了工夫。叫樂子吃了冷食。難
爲這肚子作祟。匡胤笑道。壯士。你原來不知。我們序

了年齒。方好排行稱謂。不然誰兄誰弟。怎好稱呼。你
須快快兒說。鄭恩受逼不過。只得一口氣說道。樂子
住在山西喬山縣地方。姓鄭。名恩。號叫子明。乳名黑
娃子。年長一十八歲。膺月三十日子時生的。這便是
樂子。確真的年齒。匡胤道。如此說來。你今年一十八
歲。我是一十九歲。大哥二十歲。序齒而來。該是柴兄
居長。我當第二。你是第三。我們就此參拜天地。鄭恩
道。不中用。不中用。要拜朋友。須都依着樂子的主意。
必要讓你居長。樂子第二。這姓柴的第三。依這主意。
樂子方肯與你們結拜。若不依樂子的說話。就趁早

兒你東我西。大家撒開散伙。匡胤道。豈有此理。爲人只有長幼次序。若無次序。便乖倫理。與那雞犬何異。况柴大哥先曾與我拜過朋友。他兄我弟。倫次昭然。如今怎敢踰禮。佔他上位起來。鄭兄不必多言。還是柴兄居長。方是一定之理。鄭恩哈哈大笑道。我的哥樂子却勉強你不過。就是依着你的主意罷了。若再與你說話。真個把這福物冷了不成。說罷。將袋里三牲福物取將出來。排在傘車之上。三人正欲下拜。匡胤猛地叫道。子明。你爲何不請了香燭來。鄭恩把手一拍。笑道。果然樂子忘了。只爲想了那吃的。就忘懷

這燒的了。也罷。待樂子扒上三個土堆兒。權當了香燭罷。柴榮道。子明言之有理。俺弟兄們撮土爲香。拜告天地。各要虔心。不可虛謊。三人遂一齊下拜。各說了里居姓氏年月日時。無過同心合胆。不懷異念之意。彼時誓拜天地已畢。序了次序。各人又對拜了八拜。然後把三牲福物。饅饅酒食等物。各自依量飽飧了一頓。方才整備行程。正是

漫道拜盟稱慶幸。

須知讎敵暗分排。

當下三人正欲前行。只見鄭恩猛然叫聲。二哥。且慢行走。樂子想着一件事情。却幾乎又忘懷了。遂向胸

前取出那個油透的。放錢兜肚來。探着指頭。往兜子
里一摸。摸出一個方方摺好的柬帖兒來。遞與匡胤
道。二哥。這是相面的口靈苗先生。叫我與你的。故
此帶在身邊。前不遺失。虧了這個放錢兜子。油透已
足。水洩不漏。方纔得個干淨。不然樂子赴水的時節。
却不浸得濕爛了麼。說罷。哈哈大笑。匡胤接過手來。
指開觀看。那柬帖里面夾着一個包兒。打開看時。裏
面包着八個銅錢。那紙上寫着六個字道。此錢干博
干贏。又看那帖兒上。也寫着兩行細字。說道。

輸了鸞帶莫輸山。

賭去銀錢莫賭誓。

匡胤看了。一時不解其意。只得把那八個銅錢。收在
腰中。將柬帖扯得紛紛糶碎。吃在肚中。口內喃喃的
罵着。柴榮道。賢弟。爲何將這柬帖扯碎。又是這般痛
罵着他。莫非其中言語。有甚惡了你麼。匡胤道。仁兄
有所不知。這個人名喚苗光義。乃是遊方道士。設局
愚人。當時在東京相遇。觀看小弟的相。因他言語荒
唐。不循道理。被小弟廝鬧了一場。驅之境外。不知後
來怎麼。又遇着了三弟。將這柬帖寄我。今觀他胡謔
匪言。誰肯信他。故此一時扯碎。付之流水罷了。鄭恩
道。二哥。你也忒殺糊塗了。樂子若不虧他的相。准封

靈。怎能說遇着你們。結拜兄弟。他便這等口靈。你却偏偏夷落。豈不罪過。匡胤道。兄弟這些閑話。你也休提。如今趁此天氣尚早。我們快些赶路。莫教擔誤時光。錯過了宿店。柴榮接口道。二弟言之有理。遂把傘車推將起來。鄭恩就把那隻盛福物的袋兒捲了。揣在雨傘中間。就與匡胤在前。輪流糾扯。望着關西大路面行。走了多時。天色將晚。却好推進了一座村庄。覓了一個店舖。把傘車推進了店。揀下一所潔淨房屋。安頓了車兒行李。匡胤就叫店小二安排晚飯來。甲小二道。客官。你們原來不知。我這里獨龍庄。只有

俺們這座店兒。來往不人。不過安宿。只取火錢十文。每人依此常例。若要酒飯。須着自己打火。所以這飯食是從來不管的。客官們自尋方便。匡胤聽罷。打開銀包。取了一塊銀子。遞與小二道。既然如此。你便替我去買些米。并要幾斤熟肉。打上一坛好酒。剩下的就算你的火錢。柴榮道。賢弟。不消你過費。我車上現有米糧在此。就是那酒肉之費。愚兄自當整備。遂叫匡胤把銀子收了。打開自己銀包。稱了一塊三四錢重的銀子。遞與小二去買酒肉。又叫鄭恩把傘車上蓆篋里的米。煮起飯來。鄭恩走至車前。把篋子提將

出來看那壁間現擺着行竈鐵鍋薪水等物。就將簞蓋除下。把簞里的米一看。也不論他多少。頓空倒將出來。裝在鍋子裏。加上些水。煮將起來。不期鍋小米多。竟煮了一鍋的生米飯。原來鄭恩一則生來粗俗。二則食量甚大。起先取米之時。未免嫌少。及至煮成了。這鍋生飯。就使他一個獨吞。量不言多。多少既已不論。這生熟兩字。亦必不辨矣。這正是。

天賦英雄性

膜腔自不同

脯漿遂我食

尙道肚皮空

比及鄭恩煮完。小二買了酒肉。進來交付已畢。自己往店中去了。三人坐下。各把酒肉用了一回。將要用飯。柴榮走至鍋邊。開了鍋蓋。往內一看。只見滿滿的一鍋生米飯。便叫鄭恩過去道。三弟你爲言煮出這樣生飯來。叫人如何可吃。鄭恩道。大哥你嫌他生。樂子日常受用。專靠着這生飯。你依着樂子也多吃些。管叫你明日力氣覺得大了。走路也覺得快了。你吃你吃。柴榮搖頭道。難吃難吃。鄭恩道。大哥你果然怕吃。待樂子吃與你看。你莫要笑話。說罷。拿起碗來。盛了便吃。也不用菜。也不用湯。竟是左一碗。右一碗。登時把一鍋的生米飯。捱捱擠擠都裝在那個肚裏去。

了。就笑嘻嘻的道。何如。樂子。尚會吃這些飯的。柴榮只道。簍子裏還有剩下米糧。欲待取來自煮。便往車前取簍一看。却已粒米全無。空空如也。心下甚覺驚駭。道。三弟。還有那餘剩的米。在於那裏。鄭恩道。大哥。你休推睡裏夢裏。方才樂子安放在肚子裏頭。你親眼見的。怎麼又問起米來。柴榮笑一笑道。原來如此。我十餘日的飯糧。多被你一鍋煮了。怪道煮出這樣飯來也罷。我們買些饜饅來用。倒也相安。遂又秤了三四分銀子。叫小二去買了些饜饅。與匡胤一同吃了。看看天已黃昏。三人正欲安寢。鄭恩只覺得一陣

肚痛起來。要去出恭。慌忙出了房門。尋往後面天井中去。見有毛側在旁。登上去解。可殺作怪。那肚裏憑股的絞腸作痛。誰知用力的掙。這下面兀是解不出來。正在這裏翹着頭。踞着身。使着氣力。只聽得那首廂房中。有人唧唧噥噥的講話。看官你道是誰。原來這所庄房。就是董達的家園。這說話的。便是董達與他老子講談。只因董達日間敗陣之後。又往別處租攔。及至回家時。已日暮。踉踉蹌蹌奔至家中。他的老子一見。即便問道。我兒。你今日回來。為何這等光是。董達道。不要說起孩兒今日抽稅。遇着一個販傘的

蠻子倚仗了一個紅面漢子。大鬧銷金橋。壞我規矩。又把我手下衆人。打得個個傷殘。孩兒聞了此信。因把這紅面的誘進了九曲十八灣中。通知二魏出來。齊心拿捉。不道那厮十分驍勇。我們各在圍住。將次拿住之際。誰知又被那個慣賣香油的六賊。反來救解。打散衆人。又把二魏盡多打死。孩兒性命幾乎亦遭其手。幸而得便逃回。故此這等模樣。見思這樣。究竟如何得報。老子道。我兒。原來你今日吃了這等大虧。你且輕言。你在外面打鬪。這三個賊徒被他走了。我爲父的坐在家裏。不費吹灰之力。包管你報讎。就

夥

在眼前。董達聽了。心下大驚道。父親。這大讎。怎麼就得能報。那老子笑道。不瞞你說。這三個賊徒。多在咱的家內了。董達道。他怎能到我家內。老子道。方才小二進來說。今日來的販傘客人。兩個顯計。甚是怕人。一個紅臉。一個黑臉。那紅臉的還可。這黑臉的更覺兇惡難看。我看這三個賊徒。與你說的相合。豈非就是你的對頭了。董達聽了。驚喜如狂。說道。既自他們自來尋死。我們叫齊了人衆。急速打他進去。怕他一個個多死。那老子復又搖手道。早哩早哩。你也不須性急。且推到人靜之後。然後把前後門上了。呵。鎖再添

些人。趁他一齊睡着。輕輕的捱將進去。把他三條性命結果了。却不干淨了當。強如此刻與他爭鬥。多費氣力。我見你道此計好麼。董達道。父親言之有理。你老人家管了前後門上鎖兒。去叫人就來。那董家父子算計。不道依着了古人兩句說話。說道。

隔牆須有耳。

聽外豈無人。

不想鄭恩登在廁上。正解不出。聽得房裏有人說話。他也不去用力掙了。靜悄悄賊將過去。閃在傍邊。復往杖籠裏一張燈火之下。看見董達在那里使手搯脚。道長說短。他便留心細聽。把前前後後。憑般如此。

板縫 蹑

這些計較。都已聽在耳裏。聽董達說是叫他老子去鎖園。自己去叫人方纔心下着慌。即忙大步走進房去。叫着匡胤道。二哥不好了。咱們走到離人家裏了。匡胤大驚道。怎麼是離人家裏。那個是你的離人。鄭恩道。這里原來是董達的庄上。樂子方纔去後面出恭。聽得那厮父子兩個。在房裏算計。要把前後門鎖了。等着我們睡着。便要結果咱們性命。柴榮聽了此言。只唬得汗流浹背。挫倒在地。匡胤只驚得搥手躑脚。一籌莫展。鄭恩見了哈哈大笑着。道。大哥二哥。你們原來都是怕事的。怎麼遇了這般小事。便這等害

怕起來。在自做了英雄好漢。倒把這胆氣弄得小小。見的日後怎好去做大事。還有樂子在此。怕他則甚。他便有千百個人。管叫他一齊進來。都在樂子這根棗樹上納命。若有一个走脫。便算樂子不是好漢。匡亂道。不然。愚兒豈是怕事之人。只因常言道。寡不敵衆。我們雖有兵器。武藝高強。怎奈這店房狹小。退步全無。一遇相鬪。施展不開。如何取勝。爲今之計。必須出了巢穴。到那平陽街道。還好商量。柴榮接口道。賢弟。他前後門都已上鎖。棹翅也是難飛。怎能出得門去。鄭恩道。大哥休要害怕。咱們門裏出不得去。就在

棟

牆上可以走得。方纔樂子出恭時節。看見天井那邊有個園地。這里外面想是活路。我們趁早見走了出去。他不來便罷。他若來追。便好與他算賬子。三人計議已定。即便動身。鄭恩當先引路。柴榮匡亂推了車子。飛奔到那園中來。至牆邊。舉眼一看。幸喜那牆不甚高大。鄭恩縱身跳上牆頭。望下看時。黑暗中微微像是一條通衢大路。復又探了下來。先叫柴榮扒出牆去。無奈牆頭雖低。柴榮從來未曾經歷。焉能得上。鄭恩只得叫柴榮兩手扳着棚磚。下面擡送。慢慢的扒上牆頭。此時柴榮只要性命。管甚高低。撲通的跳

將下去。只跌得齒折唇開。忍着痛。只不做聲。心內兀兀的跳。隨後匡胤跳上牆頭。鄭恩把車子舉送上去。匡胤接住。叫柴榮幫接下去。匡胤即便蹉了下來。鄭恩見二人并車子都已出去。然後自己也跳出牆頭。當先開路。匡胤柴榮推着車子。緊緊飛跑。此時約莫二更天氣。雖然燈火全無。倒也覺得有些微光。隱隱之中。依稀可走。三人走行之間。忽聽得後面喊叫連天。回頭一看。只見燈火熒熒。烟塵滾滾。猶如千軍萬馬殺奔前來。只因這一來。有分叫惹動了干戈不歇。連累着骨肉遭殃。正是。

禍福無門人自召

善惡有報影隨形

不知追的何人。當看下回便見。

匡胤努力疆場。柴榮安坐僻地。鄭恩赤身已是全體。柴榮裸體只是半身。趙鄭兵刃相接。誅斬賊寇。柴榮指甲用命。搜捕虍蚤。彼任其勞。此受其逸。彼爲其忙。此安其閒。兩兩相映。各成妙趣。鄭恩買福物。於無意中。逗出牛肉。不使之目以遇之。而鼻以接之。所謂目見不如鼻聞也。就買之時。且不剔精細。而揀其粗蹄。所謂身體不如足行也。至其於路咀吞。咫尺殆盡。真有天真酒。

落之妙

囫圇吃牛蹄。英雄本色。囫圇吃文字。白丁遺風。同一囫圇也。以之吃牛蹄則可。以之吃文字則不可。何則。英雄以志帥氣。視變如常。其於飲食也。不論精粗美惡。輒便境過情遷。一遇事變。勇往直前。蓋氣機勃發。雖蹈湯赴火。所不顧也。此其殺身成仁之義。所勝任而愉快者。白丁以物役心。似誠實偽。其於義理也。莫辨深淺。顯微無過。自暴自棄。一接事端。見義不為。蓋心神昏亂。惟虛聲妄譽。乃所急也。此其壞名僨事之患。所

由來而漸至者。則是囫圇雖小而推廣甚大也。故曰。囫圇吃牛蹄則可。囫圇吃文字則不可。想了吃的。忘了燒的。甚矣吃之不可不想也。夫有其吃之。方可作之。彼夫披星戴月。宿露餐風。誰能餓其體。而任其勞。枵其腹而行其道哉。則鎮上之熟食美酒。所當急買也。夫吃之既想其急。則燒之自應為緩。此予明所以扒土堆而當香燭也。有鄭恩之出恭。方知園外之通衢。有鄭恩之竊聽。方曉董氏之算計。文家過脉。往往如此。

看其越牆亦分次序。及呼望路亦有舖挑。文之
小處不可缺畧者此也。

飛龍傳

第十回

鄭子明計除土寇

趙匡胤力戰裙釵

詞曰

駒隙長流。人生樂事。天真本是無愁。何用多求。
憐他奔波朝夕。甘作馬牛。嘆事逐孤鴻盡去。身
與流螢共寄。爭知擾攘征途。頓然化作浮游。道
念黃金白玉。縱盈滿。怎肯把人留。○世情隆污。
人才難數。功績不能揚。父母身名先辱。憶東陵
晦迹。彭澤歸來。姑借瓜田自媪。松菊慶觥酬。何



向風塵覓生活。計較剛柔。眼前盜跖。沒後東樓。賭此情由。杜鵑聲斷。血淚滿枝頭。

右調西平樂

話說柴榮等兄弟三人穿牆逃出了獨龍庄。正走之間。只聽得後面喊聲不止。一派火光。無數人趕來。看官你道是誰。原來匡胤等起先逃走之時。那廂房左右。人影全無。他的老子。正叫董達往前面叫齊庄客。等他衆人到了。方好前門上鎖。後門落門。所以正在前面等候。故此三人走脫。一些不知。及至董達會齊了人。回至家中。把門上鎖。却好三更天氣。接着正好

行事。一行人靜悄悄。蹙進店房。舉眼一看。只有鍋竈。人影全無。連鄭恩吃的生米飯。不留一粒。董達十分忿怒。卽合了衆人。從後門趕來。這正是。

既不度德。

復不量力。

蠢爾如前。

無常在卽。

當下鄭恩。見後面追趕近來。叫聲大哥二哥。你看那駢毬入的。將次追上來了。那前面隱隱的。這個所在。必定是座林子。你們且把傘車推到那邊等咱一等。待樂子候着。打發他們回去了。前來會你。匡胤聽言。遂與柴榮。推了傘車。望前去了。那鄭恩復又退了一

箭之地。望那後面的人。漸漸近來。古云人極計生。鄭恩倒也粗。中有細。四下一看。看見路傍有座石碣。將身閃在背後。等他追。算計退敵。只見那後面約有百十多人。有的執了燈。裹火把。有的拿了棍棒鎗刀。各各如蜂似鳥。擁齊而來。四下照得雪亮。鄭恩在暗中。看得明白。讓過了第一起人。看那第二起人中。只見董達策馬提刀。揚威耀武。望前趕來。看看離這石碣不遠。鄭恩即將棗樹舉起。讓過了馬頭。蹀着虎軀。攔到馬後。大喝一聲道。馱毬入的。不要來追。請你歸去罷。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叭的一聲。董達措手不

及。早已頭頂噴紅。脚底向上。拋刀落馬。了命歸陰。正是

功名難上凌烟閣。

性命終歸在死城。

又有一詩單道董達私稅強梁。欺公藐法。今日祿終慘死。究何益哉。

欲展雄心迥世間。

豈知橫行怒昊天。

當時盡道銅山久。

轉盼偏成泡影傳。

庄兵見鄭恩打死了董達。盡吃一驚。發聲喊。圍裏攔來。把鄭恩困住中間。各舉刀鎗棍棒。亂打將來。鄭恩全無懼怕。展開了棗樹。猶如風魔惡鬼。四面混打轉。

來正在大鬧。不題。且說匡胤同了柴榮。推着車子。正走之間。聽得後面喊殺連天。遂對柴榮道。此時三弟在後。想已遇着賊人。但黃夜之間。未知勝負。兄長且把車子先行。待小弟轉去。接應一翻。方保無虞。說罷。除下鸞帶。迎風一擺。變成了神煞棍棒。提在手中。往後飛奔。走至半里之遙。只見那許多人。果在那里相鬪。大半的人。打圍攻殺。跳躍雄越。小半的人。各執梃子。在旁吶喊。匡胤舉動棍棒。上前衝突。不多時。打倒了一二十人。鄭恩正在與打。斜眼往圈外一看。見是匡胤來幫。心下大喜。叫聲二哥。你用心幫着。休要放

鬆這廝。弟兄併力同心。棍樹往來。一頓落花流水。把百十餘的庄兵。打死了大半。其餘見不是路。四散逃生走了。鄭恩大叫一聲。道二哥。董達這驢毬入的。已被樂子把他結果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你轉去。把他一家大小。一齊打發他歸天。倒得子淨。倘然畱在世間。日後便要受累。匡胤道。三弟說得有理。即便同了鄭恩。重回獨龍庄來。此時約有四更天光景。二人來至董達店中。推開了門。這時鎖已落去。走進門中。望內直闖。里邊聽得門响。走出一个人來。問是何人。說聲未了。早被鄭恩一棗樹。打做餠餅。看時

乃是店小二。鄭恩把那尸骸只一脚踢過旁邊。弟兄二人輕手輕腳。蹙將進去。穿過中堂。行至後院。尋着了幫閑。一根喪命。撞着了女使。一樹歸陰。二人正走之間。只見一間房裏透出些燈火之光。仔細聽時。那裏面有人說話。弟兄二人輕輕蹙在門傍。側耳靜聽。原來不是別人。却是董達的父親。正然與他的婆子說道。可惜這樣的好計。行不成。枉費了心思。不知怎的。漏了風聲。被他們走了。婆子道。我們家裏的計行不成。難道路上的計。也被他逃脫了不成。只是多費了兒子的氣力。老子道。怪不得咱家的兒子。今日吃

這大虧。那三个囚徒之中。有兩個甚是兇惡。那紅面的畧覺好些。那黑面的狗男女。兇狠異常。黑廝廝形兒。就像一個周倉。手中常帶了一株樹木。必定有些本事。想來此時多已結果得干淨了。咱兒子也該回子。婆子道。咱兒子如今赶上他門。但願得皇天有眼。神道有靈。先把這黑臉前烏男女。多搨他幾刀。結果了。我纔快活哩。鄭恩聽到這句。心中火發。腹內烟生。一脚飛起。把門踢開。跑將進去。婆子一見。抖倒在地。那老兒見了。唬得魂飛魄散。手軟脚輪。叫聲不好了。那那那黑面的賊徒。來來現形了。我我們快些迴避。

鄭恩也不回言。提起了棗樹。只喝得一聲老賊。請你回去罷。拍的一聲响處。打得腦袋邊流出白漿。頭頂上。冒出紅水。眼見得不能活了。鄭恩回轉身來。看那婆子。自是唬得半死。動彈不得。舉起棗樹。盡力一下。把老婆子打得扁扁服服。如道士伏陰的一般。魂遊地府去了。那董達的妻子王氏。叫做飛腿狐。因他生來美貌。更兼本事高強。曾與人賭鬪。打到難解難分之際。只消把腿一起。憑你英雄好漢。着脚時。便多尖手。因此董達娶爲夫婦。那遠近之人。送他這個美名。當時正在隔房中和衣而睡。睡夢之中。聽得喊叫之

聲。猛然驚醒。抓將起來。往板縫裏一張。只見那房中影影站着。一條黑漢。打他公婆。又見跳出一個紅面大漢。前來幫助。心中大驚。叫聲不好。有賊。順手往刀架上取了一把鋒利的潑風刀。開了房門。跳將過來。望着匡胤攔頭。就是一刀。匡胤不會提防。轉眼之間。見有利刃飛來。措手不及。往後一閃。讓過了刀。舉眼一看。見是個婦人。方纔定了心。整備退敵。那王氏見砍不中。心下大怒。復手又是一刀。匡胤撻起棍棒。往上一挑。噹的一聲响。把潑風刀掉在地下。王氏方纔心慌。正要飛起右脚。望着匡胤踢去。不道匡胤早把

神煞棍棒往下一掃。不端不正。已將王氏打倒在地。鄭恩見了。火速上前。把棗樹用力一下。打得說話不出。依舊和衣而睡了。只聽得滿屋中發聲响。那些男女老幼。見此光景。量無好意思。量要逃性命。往前後亂逃。弟兄二人。那裏肯放。一個在前。一個在後。一頓打。猶如風捲殘雲。雨飄敗葉。鄭恩又跑進中堂。拿了燈火。出來前後照看。數了一數。共有二十四口的男女。遇着有些氣的。又奉承了幾棗樹。復又同了匡胤。往各房裏搜尋。並無一人。搜至那飛腿狐房中。只見擺着箱籠。櫥櫃等物。鄭恩獨將箱籠打開。看見有許

多銀子。叫聲二哥。快來收拾些銀子。好做盤纏。匡胤道。三弟。俺這盤纏儘有。不必多心。況這不義之財。我和你怎肯亂取。今大惡剪除已盡。何必担擱。趁此去罷。鄭恩那裏肯聽。尋了一條紅紬夾褲兒。便把銀子裝滿在內。將褲腰兒束了。又把那兩隻褲管。將來對繫了。包裹停當。背在肩頭。提了棗樹。望外便走。匡胤執了神煞棍棒。大步同行。一齊出了店門。望西而走。早聞得金雞報曉。星斗疎殘。二人忙忙奔走。趕至一所墳堂。只見柴榮在內打睡。匡胤叫醒了。把這些事情說了一遍。柴榮滿心歡喜道。二位賢弟。仗此英雄

除這一方大害。也是極大功德。聲施後人。我們趁今天將發曉。及早行路罷。莫要担擱在此。又生事端。鄭恩道。且慢着樂子。一夜不曾合眼。有些力乏。就在這坟園裏睡他一覺。將息將息。再走未遲。說罷。丟了棗樹。把那褲兒裏的銀子。裝在傘車之上。放翻身兒。倘在那個祭臺石上。竟是呼呼的睡了。柴榮匡亂也只得坐在石上。歇息打盹。不題。且說董達有個妹子。名叫美英。年方一十八歲。尚未適人。生得嫵娜身材。姣美姿色。自幼在九盤洞。拜從盤陞老母學業。習得弓馬純熟。武藝精通。有千百合勇戰。又會剪草。

爲馬。撒豆成兵。諸般的法術。董達仗這妹子法力高強。所以橫行不法。霸佔官衢。那一日。董美英因往東庄。與他姑娘祝壽。畱住過宿。不曾回家。因此未知家中就裏。這日清晨起來。正欲作謝回家。忽見一陣敗殘家丁。約莫有二三十個。奔至庄上。見了美英。一齊哭告道。姑娘不好了。禍事到了。董美英大驚問道。有甚禍事。你們便這等張皇。快快說與我知道。衆人道。咱家的大爺。被兩個兇徒。不肯交稅。因此與他打鬪了一場。不道戰他不過。敗至家裏。兇徒隨後便來投宿。大爺與老爺定了計策。要報此讎。不知怎的走。

了消息。又被他逃了。因此大爺同了我們眾人追趕上去。誰知反被兇徒將大爺打死。我們又鬪他不過。只得逃回。於路又打聽得家中老爺太太并合家男女老幼盡多打死。因此特來報知。望姑娘作主。董美英聽了這席言語。一似青天里打個霹靂。嚇得魄散魂飛。大叫一聲。暈倒在地。左右急救。半晌方醒。放聲大哭道。何處來的兇徒。把我父母兄嫂一門老幼盡情傷害。這如山似海的冤讎。如何不報。我誓必拿住這賊。萬剛干刀。方消我恨。說罷又哭。那姑娘從旁相勸。董美英那裏肯聽。一面哭。一面分付備馬。原來他的

披掛兵器。有一包裹。向來帶着身邊。常時防備。當時打開了包裹。取出披掛。全身結束。含淚辭別了姑娘。手執雙刀。騎了花馬。叫那敗殘兵丁。前面引路。即時離了東庄。又往錦囊中取了一把黃荳。一把柴草。望空一撒。仗那真言。變成了無數人馬。往正南追趕。趕到這座坟園。跟前庄兵見了三人。在那里打盹。一齊叫道。好了好了。這些兇徒。在這裡了。大家發聲喊。把一座坟園團團圍住。正是

裙釵施本領。

要報父兄讎。

當下董美英的荳草人馬。圍住坟園。先把柴榮驚醒。

張眼一看。只唬得心驚胆裂。手足無措。慌忙把匡能推道。賢弟快醒。你看四面多被人馬圍住。俺們怎能設出去。匡亂正在矇矓。聽了此言。猛然驚醒。把兩目一睜。望那四圍一看。說聲不好。用手去推鄭恩。連推數次。再也不醒。只得向那腿上打了一拳。鄭恩從睡夢中驚覺。口內嚷道。誰把樂子戲耍。樂子正在這里。遇着一個絕好的朋友。把那好酒好肉盡情的請咱受用。怎麼做這對頭。把咱打醒了。樂子須要與他拼命。匡亂笑了一聲。道。三弟。虧你這等好睡。還在說這些夢話。你且看着俺們。被人算計。已把人馬圍住了。

你便怎生主意。鄭恩聽罷。把虎目揉了一揉。睜開一看。咕噪的扒將起來。伸了伸腰。提了棗樹。叫聲二哥。諒着這些人馬。濟得甚事。咱們只消打這馱毬入的。便已了事。匡亂說聲不差。即便執了神絲棍棒。一齊迎將出來。鄭恩當先而走。都已瞧見了。董美英復又叫道。二哥。你看麼。咱只道是仕麼三個頭。六隻臂。狠的人兒。前來打仗。原來是個姣滴滴的女娃娃。怕他則甚。匡亂也是一看。果然好好女子。打扮得妖嬈美麗。微帶着殺氣兇形。怎見得。

烏雲緊挽盤龍髻

雙鳳金簪扣頂門

身披鏡子連環甲。

紅鏡征衣綠戰裙。

胸前光耀護心鏡。

勒甲絲絛九股分。

打將鋼鞭腰下掛。

殺人寶劍鞘中藏。

愛騎遼陣桃花馬。

兩瓣鋼刀玉腕擎。

鳳頭靴踏葵花鏡。

俏美天然女丈夫。

住

匡胤看罷高聲喝道。你那女子。姓甚名誰。看你小小年紀。有何本事。便敢領兵圍作俺們。自尋死路。董美英一見。怒氣填胸。喝聲強橫賊徒。你休推夢裏睡裏。我乃董大爺的同胞妹子。董美英便是。我與你有甚冤讐。將我兄長打死。又把我父母。并一門良賤。你行

樣

屠害。誓同海濤。痛入心窩。故此我親自前來。拿你這班賊子。碎尸萬段。與我父兄報讎。方消我恨。說罷。拍動桃花戰馬。輪開柳葉鋼刀。望着匡胤當頭便砍。匡胤把神煞棍棒。急架相還。二人殺在當場。戰在一處。約有二十餘合。勝敗不分。傍邊惱了鄭恩。心頭火發。大喝一聲。燦婆娘。樂子與你拼命。輪起了棗樹。上前助戰。董美英全無懼怕。使開了雙刀。猶如風車相似。前後招架。左右騰挪。只見光閃。不見人身。正戰之間。匡胤猛叫一聲。道三弟。你保着大哥先行。我與這賤人定个高下。鄭恩聽言。收住了棗樹。跑到柴榮跟前。

叫聲大哥二哥叫咱們先行。他結果了這女娃娃。隨後便來。柴榮正在驚惶。巴不得這句話。聽了此言。也不顧傘車。跟了鄭恩。抽身便走。那鄭恩當先破路。踢起了棗樹。排頭價打去。保了柴榮。闖出重圍。望正南上如飛的奔走。這邊董美英。正與匡胤鄭恩交戰。眼錯之間。不見了黑漢。偷眼望正南上一看。原來同了一人。闖出重圍。逃走了。美英一面與匡胤交戰。一面默念真言。用手望南一指。復喝聲疾。只見那些荳草人馬。呼呼吸吸的。望南追趕。趕上跟前。復了打了一個圈子。把柴榮鄭恩二人圍住了。鄭恩心下大怒。

道好駢毬入的。怎敢又來討死。舉起了棗樹。望着四不亂打。打了一回。再也不肯退去。原來這些荳草變的人馬。雖只一圈兒圍着。却也作怪。任你打他。也不動手。罵他也不回言。只是裝張做勢的立着。這也不過是妖法所使。助人揚威耀武而已。當不鄭恩看了。心下早已疑惑。挺着了頭。把左邊小眼合上。將右邊的大眼睜着。定睛仔細一看。不覺瞧出了破綻。叫聲大哥。你休害怕。原來這些打圍的。不是真的人馬。都把那荳草變成的。柴榮不知其故。遂問道。三弟。這明明是人馬。怎麼叫他荳草變的。鄭恩道。大哥。原來不

知。就是那些黃荳柴草。變成這許多人馬。你看不出。樂子却看得出來。就是這董美英施的妖法。他來嚇着樂子。大哥。你莫要怕他。管叫樂子即刻破滅。看官聽着董美英乃邪術妖端。怎經得鄭恩神眼看破。當時看出破綻。即時返本還原。那些人馬。倏忽間。依舊現了黃荳柴草。鋪在滿地。柴榮方纔明白。鄭恩道。咱們且不要走。等着二哥前來同走。却不好麼。柴榮依言。即便等候不題。且說董美英與匡胤大戰。彼時又戰了四五十合。尚無高下。復又戰了多時。只見美英猛可的將手中雙刀。架住了匡胤的神煞棍棒。說聲

住着。我有言語問你。只因這一問。有分叫一種痴情。撇下了骨肉傷殘。願作秦晉好合。萬般醜態。妄想那英雄品概。怎管吳越仇讐。正是

姣容未遂鸞鳳志

玉體先招兵刃憂

不知董美英有甚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余嘗論計謀一道。設施雖同。而有智愚之辨。其致未可以一概論者。何也。智者行之。盡人莫不稱羨。而有鬼神不測之機。以其素爲明鏡。料事多中也。愚者出之。盡人孰不鄙屑。而來淺嘗藐易之誦。以其素安質魯。冥頑不靈也。嗟乎。此世

俗之見也。而余之所論則不然。蓋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有其失之。安知其不以素稱為智者。而偶類於愚者乎。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有其得之。安知其不以素稱為愚者。而一若為智者乎。夫失不終失。得不終得。惟此一時之設施。乃有被此之殊矣。異哉。鄭恩打死董達之策。為一空巢。其也。夫以粗鹵之人。素無一策。當此張皇之際。偏將身體揜在石碣之後。不徒揜也。且望之。而讓過第一起人。至第二起人叢中。見了董達。然後下手。不徒遮下手也。且不在馬前打下。偏到

彼

馬後打之。即便人隨棍沒。棍送人終。何等高見。何等萬全。則其於石碣之後。未打之前。抑復幾經思索。幾經躊躇。而後隨而行之。得能殲大惡於當衢。斷遺害於末路。較之智者何多讓焉。斯則智愚之殊。烏可不辨者哉。風魔惡鬼四字。不惟描出鄭恩本色。併可相贈。永作標題。趙鄭重回獨龍庄。將董家一門。收拾殆盡。寸草不留。誠為快意當前。撲人心目。以視武松之鴛鴦故事。如同一轍。然彼以刀。此以棍。彼以仇。此以俠。彼有餘剩。此無遺類。惟於此中。

分辨武自爲武。趙鄭自爲趙鄭耳。
森森棗樹。權爲救駕之兵。楚楚紬裳。堪作裝銀
之物。臨時制作。大是美觀。揆請人情。一空前後。
噫。誰謂魯者。而能有此乎。

飛龍傳

第十一回

董美英編謎求婚

柴君貴懼禍分袂

詩曰

赤繩繫足本天成

強欲相求徒受擒

莫怨紅顏多薄命

遠慮黑宿在遊行

意圖頻笑爲連理

何啻翩愁作鬼燄

共嘆世人皆納阱

知機遠禍是長城

話說董美英與匡紉正戰之間。猛可的把雙刀架住。
說聲住着。俺有話問你。今日俺們兩個廝殺了半日。

尚不知你姓甚名誰。家居何處。俺從來不斬無名之
卒。倘然一旦誅戮。却不道污了俺的兵器。你死亦不
瞑目。故此問你。你快須說着。匡胤笑道。你原來要知
俺的名姓。俺非無名少姓之人。根淺門微之輩。俺姓
趙名匡胤。字元朗。家住東京汴國雙龍港內。父乃當
朝指揮。母是誥命皇封。俺自幼從師學藝。嵩一要打
不平。因爲怒殺了女樂。故此拋家離舍。走闖江湖。尋
訪那些朋友。結義同心。匡耐強賊董達。私稅無良。於
理不法。已在獨龍庄。結果了他性命。還把舉家良賤。
一併全誅。此是他惡貫滿盈。自作自受。於我何尤。你

乃女流淺見。極該遠避偷生。保守你的閨貞。纔是正
理。怎麼妄動無名。出頭生事。俺的棍棒無情。一時喪
命。後悔何及。這便是俺的良言。你且思着。美英聽說。
心下沉想道。他原來是東京趙舍人。久聞他的大名。
今日纔得見面。果然文武全材。英雄氣宇。若得與他
同諧連理。方不在奴一身本事。得遂初心。總有殺父
冤讐。亦須解釋。但此婚姻大事。怎好明言。復又想了
一回道。不若待我說個謎兒。與他猜詳。且看他心下
允否如何。再作計較。那時定了主意。修了謎詞。開言
說道。趙匡胤。你在東京。大小兒也有個名目。既然冒

罪逃災。只該晦名隱匿。爲何倚勢行兇。殺害我一家骨肉。情實可傷。若要拿你報讐。如同兒戲。但看你年高父母之面。防老傳枝。俺且存這一點陰德。放你逃生。但這一件不肯全饒。我有個謎兒在此。與你猜謎。猜得着時。你前生帶來的天大造化。若猜不着。只怕你的性命終於難保。正是

未曾開口猶還可。

說出反添一段羞。

當時匡胤聽了董美英。要他猜謎。心中想道。這賤婢怎知我的胸中意氣。腹內襟期。憑你有甚機關。我總當場說破。便道董美英。你既有甚謎兒。快快講來。我

好猜你。倘有污言相穢。俺便不與你干休。美英道。我的謎兒。乃是四句詞文。極易參透的。你須聽着說道。

差人取救。

失了公文。

上樑豎柱。

見字幫身。

匡胤聽了。心下想道。頭兩句取救的救字。失去了文。是個求字。後兩句上樑豎柱。豎柱乃是立木。傍邊添了見字。是個姻親的親字。這四句謎詞。乃是求親兩字。這賤婢要求親於我。故而如此。叫聲董美英。你這謎兒。無非求親之意。但俺堂堂男子。烈烈丈夫。怎肯與你這強盜賤婢。私情苟合。你若要看見高下。與你相

併。如或存此念頭。直是淫婦所爲。狗彘不如。俺怎肯饒你。這幾句話。罵得美英柳眉倒豎。粉臉生兇。大怒道。好兇徒。俺本慈心勸你。你反惡語傷人。不識好歹。怎肯輕饒。拍開坐馬。舉動雙刀。奮力便砍。匡胤輪動棍棒。臂面相撞。步馬重交。刀棍再對。兩下龍爭虎鬪。一雙敵手良材。正在惡戰。匡胤忽然想着道。方才三弟保着大哥。先奔前途。所有這些人馬。追趕下去。不知如何抵敵。我只顧與這賤婢戀戰。倘大哥三弟有甚差悟。却不把俺的英名。失在這賤婢之手。日後怎好見人。我且趕上前去。再作道理。想定主意。把手虛

悞

搵一棍。踉開脚步。望正南上便走。美英拍馬趕來。匡胤走不多路。只見柴榮鄭恩相對兒坐在地上。那些三人馬一個也無。匡胤高聲叫道。大哥。方纔這些人馬不知都往那里去了。鄭恩接口道。二哥。這人馬原來都是荳草變的。方纔被樂子破了。美英在後趕來。看那人馬已無。又聽是鄭恩破的心。下十分大怒。暗罵一聲黑賊。有甚本領。便敢破我的法術。也罷。他們既要自尋死路。我也不顧留情。如今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他一個利害。教他一齊走路罷。即時將手捏訣。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只見一時天旋地轉。走石飛

霹靂交加。四下昏暗。柴榮見了。驚慌無措。叫苦連天。匡胤此時也覺害怕。暗自咨嗟。只有這鄭恩偏有胆量。叫道。大哥二哥。你們休要驚慌。必定這女娃娃作的妖法。待樂子瞧他一瞧。自有破法。遂把那小眼兒一合。大眼兒一掙。瞧得明白。看得親切。正見美英勒馬停刀。在那里念咒。鄭恩叫道。二位老哥。果然這女娃娃的妖法。你們站在这里。休要動身。待樂子破他的法。說罷。大步向前。一頭走。一頭把那鸞帶解了。揭開袍子。露出了身軀。奔將過去。叫道。女娃娃。你莫要暗裏弄人。有本事與樂子相交。併个高下。美英聽

言。仔細一看。但見鄭恩攤開身體。兩腿長毛。週身如黑漆一般。毛叢裏弔着那黑昂昂的。這個厥物。甚是雄偉。美英只叫一聲。羞殺吾地。滿面通紅。低頭不顧。撥轉馬望後走了。一時霧散雲收。天清日朗。鄭恩哈哈大笑。提了棗槌跑回來。道。二哥。樂子破妖術的方。法如何。匡胤道。好好。行得不差。柴榮道。這個賤婢。既然去了。我們也就走罷。鄭恩道。還有傘車子在那坟園裏。放着許多銀子。怎麼當着別人。大哥你且在此權坐坐。見我們兩個轉去。取了再走。柴榮道。二位賢弟。貨物銀子都是小事。俺們保个平安兒。就算天公

大福所以勸着二位。趁此走罷。鄭恩道：大哥，你也忒覺懼怕了些。任他還做什麼妖術。樂子自有破他的法兒。你只管依着樂子。包你沒事。匡胤道：果然大哥，我們轉去，取了貨物，料也不妨。說了一齊往北而走。且說董美英雖然羞慚轉去，越想越惱，心中不捨。復又拍馬轉來，却好劈面與鄭恩撞個對面。美英心下大怒，罵道：好大胆的兇徒，怎敢復又轉來。雙手舉刀，望鄭恩便砍。鄭恩把棗樹往上架住，順着在手，把袍子一拾，肚子一挺，口內大嚷道：咱的女娃娃，你來與樂子隨喜哩。美英復見故物，滿面通紅，羞慚無地。兜

馬往後退走了。二人隨後又走，不上半里之路。美英復又跑馬轉來。如此一連三次，皆被鄭恩羞辱而回。美英思想報讐事小，婚姻事大，只這個趙公子如此英雄，果是無雙。今若捨了，豈不當面錯過。遂又回馬轉來。正遇二人，美英高聲叫道：兀那黑賊，不得無禮。我今翻轉來，並非廝殺，還有言語與你們好講。鄭恩道：既有說話，快快講來。若是好話，便休；不然，樂子又要請出那件絕妙的好物來，與你細細兒看玩哩。美英道：黑賊，你得只管胡言。我自有的說。遂叫一聲趙匡胤，你方纔打破了謎兒，尙未決定。但俺一言既出，怎

肯于休。所以轉來問你一個明白。你的主意。還是如何。鄭恩在旁問道。二哥。什麼叫做謎兒。說與樂子知道。匡胤遂把美英的謎詞與自己猜出的求親兩字。這些緣由說了一遍。鄭恩把嘴一撇道。二哥。這却是你的不是了。求親乃是他的美意。你為何不肯。怪不得他三回兩次。要與你打鬪。如今樂子勸你。趁早兒成了這件美事。也算一舉兩得。你從了罷。匡胤道。三弟。休得多言。俺立志不苟。這事斷斷不能。董美英聽了。心中大怒道。好趙匡胤。你既無情。我便無義了。只是你命該如此。今日當遭我手。你看我的法寶來了。

一面說着。一面輕舒玉腕。往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來。約有四五尺長。通身曲着。如鈎子一般。這是純銅製造。百鍊成功。名爲五色神鈎。擒兵捉將。勢不可當。當時董美英一怒之間。把神鈎祭在空中。喝聲着。只見霞光萬道。霧氣千團。那神鈎落將下來。把匡胤身子鈎住。美英復念真言。將鈎往懷中一刷。唵的一聲响亮。把匡胤連人帶棍扯了過來。稍在馬後。拍馬便走。鄭恩一見。叫道。不好了。二哥中了他的法兒了。連忙提了棗樹。隨後趕來。大叫道。你這女娃娃。既要求親。也該好好的說。怎麼這等用強。搶了人便走。快

飛龍全傳
依樂子說。放我二哥轉來。這頭親事在我身上。包管依允。待我大哥主婚。樂子爲媒。成就你的好事。樂子決不要你半個媒錢。你若不放還二哥。樂子決不與你干休。說罷。望趕去。且說匡胤被董美英的。五色神鈎。鈎過身去。稍在馬後。就如釘住一般。再也掙挫不下。心內着慌。又惱又恨。忽然想起一件寶貝。道我的神煞棍棒。原是仙人送與我岳丈的。除邪破魅。鎮壓的至寶。我何不將來破他的妖法。此時身體雖然束住。喜得兩手活動。還好施展。便把神煞棍棒。迎風一搥。抖了幾抖。依然成了一條鸞帶。當時匡胤拿住了。

鸞帶的兩頭。輕輕望前一套。不至不邪。套住了美英的脖子。即便往後一拽。把咽喉收住。美英不會隄防。措手不及。只見瞪住了雙眼。粉面作紅。嗓子裏只打呼嚕。此時美英勸擲不得。匡胤的身軀就覺比前活動了些。遂將寶帶打了一結。用手一拖。早把美英帶下馬去。跌得昏迷不醒。鄭恩大步。趕向跟前。道二哥。你看這女娃娃。仰着在地。抖着脚兒。想要叫你去成親麼。匡胤道。休要胡說。快些動手。鄭恩不敢怠慢。舉起棗樹口裏說聲去罷。用力一下。把美英登時打死。有詩嘆之。

學就行兵法術奇。

果堪榮耀顯門閭。

豈知誤入崎嶇路。

血濺溝渠枉自啼。

董美英既死。那些敗殘的家丁。各自保着性命。飛奔回家。報知他的姑娘。那姑娘聽了。叫苦不迭。淚落如珠。欲要舉動聲張。怎奈他禍山自取。衆所不容。况這土棍羈估。私抽路稅。是個絕大的罪名。祇因朝政不清。不加訪察。更兼那些牧民官宰。都是圖家忘國。尸位素餐。所以養成地棍的胚胎。勢惡的伎倆。今日一門遭此非命。怎敢妄行舉動。告訴別人。把報讐雪恥之心。消於烏有。只好分撥家丁。將良賤老幼的尸骸。

各各埋葬。又差人往前面。暗暗打聽。等他三人去了。好把美英的尸骸。草草收埋。正是

利不苟貪。終禍少。

事能常忍。得安身。

閑話休題。單說匡胤。見打死了董美英。把鸞帶收回。繫在腰中。此時的神鈎寶器。已是無用之物了。那鄭恩。却在尸傍。踢踢的。又踢上幾脚。匡胤道。三弟。這不遇是個賤貨皮囊。你只管踢他何益。我們快去。把大哥的傘車推來。大家方好赶路。鄭恩聽言。提了棗樹。散開脚步。仍從原路而走。兩個同至坟園。把傘車推動。直望前行。那柴榮正在那里坐地等着。見他二人。

把車兒推了回來。即便起身相接。詢問緣由。匡胤把打死美英之事。大畧說了一遍。柴榮嗟嘆不已。當時三人各各安坐片時。因見日已沉西。柴榮催促起身行路。於是兄弟三人輪流推挽。在路之間。免不得夜宿曉行。饑殍渴飲。正是有話卽長。無事便短。行走之間。早到了一個去處。那邊有一座關隘。名叫木鈴關。這關隘乃是往來要路。東西通衢。就在平靜之時。也是極其嚴禁的。當下三個行來。離關不遠。柴榮開言叫道。二位賢弟。前面就是木鈴關了。這關上向來定下的規矩。凡有過往的客商。未曾過關。必要先起一

張路引。纔肯放過關去。二位賢弟且到那首這座店房安頓過宿。待愚兄到關上起了三張路引。明日方好過去。說罷。把傘車交與鄭恩。自去填寫路引不題。且說匡胤與鄭恩。把傘車推往招商店去。揀了一間上好淨房。把車兒安下了。叫店家收拾酒飯。二人先自用過。坐着等候柴榮。挨有半時。只見柴榮從外面而來。進了店房。覺得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匡胤迎上前來。問道。大哥。那路引起了不會。柴榮道。起雖起了。只是領得兩張。匡胤道。俺們兄弟三人。爲何只起得兩張。柴榮未及開言。探身先往外面一張。看見無人。方

纔輕輕說道。二弟。你如今難過此關了。匡胤道。兄長。小弟爲何難過此關。柴榮道。二弟。你難道不知麼。只因你在東京。殺死了御樂。朝廷出了榜文。遍處訪捕。兇身。不料漸漸的露了風聲。你家父親。恐怕連累。自己出首了一本。因此漢主。把賢弟的年貌姓名。着令畫影圖形。通行天下。廣捕正身。方纔我到關前。親見圖樣。果與賢弟無二。及看告示上的言語。十分利害。愚兄心甚驚惶。欲要設個計兒。賺過關去。又恐巡關嚴緊。身至疎虞。倘或查出。反爲不美。所以只起了二人的路引回來。別作商量。匡胤聽了這翻言語。只說

得目瞪口呆。低頭嗟嘆。鄭恩道。二哥。你愁他怎的。依着樂子的主意。咱們明日竟自過關。平安無事。這就罷了。倘然那些馱毬入的。攔阻咱們。只消把樂子的棗樹。二哥的棍棒。打過關去。怕他再來查訪不成。柴榮道。二弟。輕言。這般舉動。如何使得。况這關上軍士甚多。豈同兒戲。這是斷斷難行。還須別議。匡胤默默無言。暗自躊躇。想了半晌。道有了。我有个嫡親姨母。住在首陽山後。那里冬見樹木。少見人烟。乃是個幽僻去處。咱們兄弟三人。不如投到那里。住上一年半載。待等事情平靜之後。再過關去。投奔母舅那里。安

身立命。方是萬全。不知兄長以爲何如。柴榮聽說。低頭想道。我本是個經紀買賣之人。相伴着他富貴公子。一來配搭不上。二來又恐招災惹禍。倘然生出事來。那時豈不連累於我。一齊下水。不若暫且避他幾日。再做道理。便道。二弟。你的主見。果是萬全。愚兄本當陪侍。但因我常在木鈴關往來。做的主顧生意。那些大小店舖。多要等我的傘去發賣。倘這一次失了信。下回來時。就難發賣了。愚兄之意。不若賢弟先往首陽探親。暫爲安住。待愚兄進關分發了這些質物。隨後便來找尋。那時弟兄們依舊盤桓。另尋生計。一

則於心無掛。二則不致妨碍了。賢弟以爲可否。匡胤道。既然兄長買賣要緊。也是正事。小弟怎敢逼勒同行。但兄長獨自前行。途路之間。未免辛苦。可着三弟相陪。一同進關發貨。倘事畢之後。仍望速來相會。方見弟兄情誼。匡胤諾未說完。只見鄭恩跳起來道。咱樂子不去。樂子不去。只因這一翻分別。有分叫虎伴同途。克盡襦袍之義。龍蟠異域。幸免陷阱之災。正是。方圖叙首天長日。豈料分離轉盼時。畢竟鄭恩果肯去否。且看下回。便見端詳。

編謎求婚。似疑鄙賤。神鈎捉將。亦覺乖張。蓋美

英既以報讎爲心。雪恥是念。則宜將匡亂面害之。其心始快。將柴榮鄭恩而害之。其心方快。更將匡亂之一門眷屬盡害之。其心更無往而不快。奈何計不出此。妄念絲蘿。置恥讐於滄海。結連理於寇讐。顛倒是非。變易終始。則其自處已失輕重之宜矣。何怪他人嚴示鈇鉞之誅哉。此美英之香銷玉碎。亦理之所當然耳。

看鄭恩之破法。每次異株寫出。絕不雷同。看去風流。聽來奇趣。閱之可以廢寢。可以忘餐。神鈎光燭。鸞帶風生。兩件寶貝。其中已有伉儷。

之兆矣。可惜人工向背。徒成畫餅充饑。縱使生命安全。何補望梅止渴。

起路引。一小事耳。亦易於點過。而柴榮回來。偏有許多周折。看他從面色上寫起。漸漸說到不得過關。便見地步寬而景致舒矣。蓋其手寫本題。而神追下意也。

